

# 料胎琺瑯彩鼻煙壺傳承人



▶王習三的作品承襲葉氏鼻煙壺清雅古典的風格  
由風華供圖



▶此壺最後一次燒製時，壺身炸出一道裂紋，讓由風華倍感可惜  
大公報實習記者竇有容攝

▼由風華的「古月軒」鼻煙壺色彩艷麗，生動靈氣  
大公報實習記者竇有容攝



▲▼由官款到個人題籤款，由風華的「古月軒」鼻煙壺邁入新的時代  
由風華供圖



料胎琺瑯彩鼻煙壺由於工藝的複雜與精緻，一直為皇家獨享，圓明園中暢春園內的一處封閉庭院「古月軒」即是皇帝專門為製造此壺特設的工場。料胎琺瑯彩鼻煙壺成就了「古月軒」，也使它成為這一工藝的代名詞。葉仲三（一八六九—一九四五），鼻煙壺京派內畫大師，世人皆知他內畫技藝爐火純青，卻不知其是「內外兼修」的全能畫匠。他的祖先就是「古月軒」的御用工匠，嘉慶年間因國力衰微關閉琺瑯工場後，葉氏一族將「囚禁」在宮廷幾百年的手藝帶出了紫禁城，代代相傳，到了葉仲三的兒子葉曉峰、葉葦祺一代，更棄棄門戶之見，招收外姓人王習三為徒。

## 「古月軒」第六代傳人

王習三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創建衡水水特種工藝廠（現為衡水一壺齋工藝品有限公司），繼承和發揚「古月軒」藝術。因緣際會，一九七九年，時年十六歲的由風華報考工藝廠學徒，從六十多名考生中被選中，開始學習繪製鼻煙壺。「我就是從小酷愛美術，喜歡畫畫，看到招學徒就去了，也沒想到一下就考上，還能成為王習三的徒弟。」王習三根據由風華的繪畫專長，選定她專攻「古月軒」藝術，由風華因此與「古月軒」結緣，成為葉氏料胎琺瑯彩第六代傳人，一畫就是三十餘年。

琺瑯彩是原產於歐洲的粉狀玻璃質色釉，於清朝康熙年間傳入中國，它色彩艷麗，色釉高凸，可畫於陶瓷胎、料胎（即玻璃胎）和金屬胎上，燒製後呈現寶石般光澤。各種胎質的琺瑯彩鼻煙壺，當屬料胎最難。透明的玻璃胎最常用於「內畫」，即用極細的「L」形筆在壺的內壁上反畫圖案；不透明的白玻璃胎，胎質瑩白，質地細潤如玉，是用來「外畫」琺瑯彩的料胎。由風華說：「別看都是畫，『內畫』用普通顏料就可，畫錯了還可以改，而『外畫』除了要用琺瑯彩畫，還要經受多次火的考驗，燒製過後，圖案也再無修改的可能。」

「來，我給你看看張圖你就明白『古月軒』難在哪裡了。」由風華說從手邊取來一本名為《雍容華貴》的書冊，這本書去歲十月出版，是第一本專門介紹料胎琺瑯彩鼻煙壺的書籍，書中以葉氏琺瑯彩傳承人為線索，為世人揭開「古月軒」鼻煙壺的神秘面紗。由風華指着書中一件橄欖瓶形的《貴子獻壽圖》鼻煙壺說起。此壺高六點六公分，壺身浮雕三童子各背一個大壽桃，旋轉壺身，童子的衣服、神態在相似中又有不同。「古月軒」鼻煙壺的壺坯，每一個都是純手工吹製，如果是像此壺一樣的特殊壺形或是雕花，就更考驗吹壺師傅的功力。「壺坯和磨工難，其實也就幾百塊，而鼻煙壺的價值全在後面的畫工和燒製。」由風華道。

## 絲毫差誤全功盡廢

在方寸之間的壺身上畫稿、勾線、上色，畫工的手眼要精，心神需靜，絲毫的差誤，就可能影響壺的品質。由於料胎的熔點

## 由風華與神秘工藝

# 不解緣

玲瓏小巧的鼻煙壺，本是為存放鼻煙而發明的實用器具，如今卻是收藏和拍賣市場炙手可熱的珍寶。取玉石、瓷、銅、瑪瑙等材質，集合書法、繪畫、鑲嵌、雕刻等中國傳統工藝手法，掌中一壺得以變化萬千，被譽為「集中國多種工藝之大成的袖珍藝術品」。其中，料胎畫琺瑯彩（亦稱「古月軒」）鼻煙壺更因製料之稀有、工藝之繁複神秘、效果之精湛，被視為壺中翹楚。在近日由香港亞洲藝術周舉辦的藝術品活動中，三十餘件色彩瑰麗的「古月軒」鼻煙壺一齊亮相，它們的主人，料胎琺瑯彩傳承人由風華，向本報記者細述她與這一工藝長達三十多年的不解之緣。



▲葉氏料胎琺瑯彩鼻煙壺第六代傳人由風華  
由風華供圖

與琺瑯彩的熔點幾乎相同，烘燒時火候很難掌握：溫度太高，色釉熔開但壺胎可能變形，甚至在爐內爆炸；溫度太低，琺瑯彩就容易結晶，不能附着在料胎上。不同的琺瑯彩顏色熔點也不同，黑色琺瑯彩熔點較高需要燒，粉紅色琺瑯彩的熔點相對較低留到最後再燒，因此上色需要極強的邏輯過程。由風華解釋：「就和畫國畫時一樣，皴染一層之後再上一層。上一層顏色就要燒製一次，這樣才有深淺和層次。一件『古月軒』鼻煙壺，燒製少則三次，多則七、八次，每一次都是逐漸加溫到七百度左右，加溫過程四個小時之後，要等它慢慢褪溫再進行下一步的上色和燒製，整個工序通常要花一個半月的時間。每年能順利完成的壺最多也就七、八件，你現在看到的這三十多件鼻煙壺，幾乎是我十年的全部作品。」

琺瑯是在燒製的最後階段才完全演變出獨特的性質和外觀，這是一個無法逆轉的工藝流程。

每次將鼻煙壺入爐燒製，都要冒着前功盡棄的風險，難以想像由風華內心經受過幾次險象環生的煎熬才得到不可思議的完美成果。「因為每個壺的大小、厚度都不同，爐溫要因壺而變，沒有統一的標準，全憑經驗。每次燒壺時我都提心吊膽，生怕出錯。最害怕的就是在最後一次燒製時出問題。」

由風華走到現場展示的一件長方形的鼻煙壺前說：「這件還未命名的壺起初由圓畫磨成方壺，畫了一位村姑的形象，整體的效果我非常滿意。可在最後一次燒製時，由於壺薄厚不均勻，壺身炸了一道裂紋，整個壺也就失敗了，實在是可惜。」細看此壺，芭蕉扇紋配黃地卷枝葉紋，二正面開光畫村姑畫像，二側面繪藍料山水景致，畫工細膩。壺身三分之一處確有一道橫向的裂紋，但瑕不掩瑜，仍可見工藝的精到。「有的收藏家十分喜愛此壺，不吝出高價想收入囊中，可我不想賣掉。雖然裂紋很淺，不礙觀賞，可畢

竟是一件殘品，我要對收藏的人負責。」  
物以稀為貴，藝憑精稱奇。正是由於燒製時的不可控因素，使得傳世的「古月軒」鼻煙壺佳品鳳毛麟角。一件清乾隆玻璃畫琺瑯西洋仕女鼻煙壺更是於香港邦瀚斯二〇一一年秋季藝術品拍賣會上拍出二千五百三十萬港元的高價。加之國家對此工藝秘而不宣，只有葉氏傳人王習三及其少數徒弟才掌握技藝，自然給「古月軒」鼻煙壺增添神秘色彩。

## 加款識邁向新時代

從葉仲三到王習三，他們從未在自己的琺瑯彩鼻煙壺作品上加註過自己的款識，均以琺瑯彩堆寫「乾隆年製」楷款於壺底。由風華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也都迎合公司的要求如法炮製。這個做法不是為了欺騙而仿製古董，而是對那個時期琺瑯彩作品的統一「商標認證」，亦是工藝水準比肩清代的暗示。由風華仍記得，有一次在古玩市場無意中見到自己做的壺，老闆張口要價幾十萬，並堅稱此壺是乾隆年製的老貨。由風華從那時意識到，造出的東西再好，如果沒有自己的署名，一輩子也只能做別人眼中的「仿製品」，沒有自己的東西。於是，從二〇〇五年開始，她將鼻煙壺底標識「由風華製」，標誌著自己的作品邁向一個新的時代。

不同於葉氏鼻煙壺古典的風格，由風華的鼻煙壺有着鮮明的現代特色，色彩鮮艷奪目，題材更加廣泛，除了山水、花鳥蟲魚、仕女、西洋人物等經典主題外，亦將熊貓、老虎、兔子等動物形象畫在壺上。技法上承襲葉氏線條上的細膩，更將王習三內畫的「撕毛法」融合到外畫琺瑯彩中，使動物的毛髮處理得更加栩栩如生。人物衣料輪廓的綠色也不再拘泥於單一的黑，而效仿西洋畫法，依據衣服顏色的不同勾以對應的線條。從勾線花費一個月時間，選被師父批評「無起筆、無落筆、塗掉重畫」的小學徒，磨礪為得心應手地融合中西，以內畫外的琺瑯彩藝術家，由風華從一而終地堅守着「古月軒」技藝：「一年辛苦到頭造不出幾隻漂亮的壺，人漸漸就沒了耐性。和我同時開始學習的師兄弟都因承受不住琺瑯彩鼻煙壺的低成功率紛紛轉內畫或另做他行。我能堅持下來也只是熱愛這門藝術，不忍心荒廢它。」

「牆內花開牆外香」，如今，每年找由風華訂造「古月軒」鼻煙壺的多為外國收藏家，內地的鼻煙壺收藏也逐漸升溫。由風華對壺從不怠慢，堅持不造重複的作品，同樣的題材也力求富有變化。對藝術的精益求精使得她製作的鼻煙壺成為獨一無二的珍品。

傳承到了由風華這一代也成了壓力，她近年亦萌生了收徒的想法。「年輕的時候，畫這麼小的壺，我手穩不定，現在都需要借助放大鏡來畫壺了。其實對於學生的要求也比較簡單，繪畫功底是基本條件，最重要的是能坐得住，耐得住寂寞，能定得住神投入其中。」一隻小壺，濃縮了歲月，浸潤着匠心，堅守、傳承、創新，這或許是每一個從事中國傳統工藝的匠人心態。



▲《貴子獻壽圖》鼻煙壺，浮雕三童子背壽桃，童子形象相似中又各有不同  
由風華供圖



▲由風華將王習三內畫的「撕毛法」運用在琺瑯彩動物題材上  
由風華供圖

▲花鳥、仕女、小貓等動物形象各具特色，展現「由氏」鼻煙壺的時代特色  
大公報實習記者竇有容攝

汲寶齋 Treasure